

浙东戏曲的交融

——新昌调腔、宁海平调与宁波昆

浙东山水明秀，孕育了多种多样的声腔剧种。学界有“一部中国戏曲史，半部在浙江”之说。今年3月，宁波逸夫剧院邀请了姚剧、沪剧、甬剧、婺剧、宁海平调、新昌调腔等多种浙沪两地稀有剧种来甬展演，俨然展开了一册“浙东戏曲史”。
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下，这些剧种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保留徽调的婺剧被称为“京剧的祖先”；明末清初流行于绍兴一带的新昌调腔，被认为是明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余姚腔的唯一遗音，调控团的《义妖传》，由上世纪50年代平调艺人周名利前去教授，唱的还是业已失传的“宁波昆”……

“余姚腔”“宁波昆”都是在历史长河中消失许久的名字，探索其往事，或许能对今日濒危非遗剧种的保护有借鉴意义。

调控团保存
甬昆《白蛇传》遗本

3月28日、29日，新昌调腔《闹九江》《白蛇传》在宁波逸夫剧院演出。对今天的宁波观众来说，调控二字已足够陌生。

新昌调腔，又名掉腔、绍兴高调、新昌高腔，主要特征是以南腔唱北曲。研究者吕济琛先生说：“调控最突出的特点是‘掉腔’。在演唱时，演员可以丢掉尾巴不唱，其余的部分由后场接唱，故又别称‘掉腔’。”至于“高腔”的说法，则源自袁雪芬先生。为了扩大调控的影响，袁雪芬曾提议采用名气更易叫响的“高腔”，后在上世纪80年代又改回了“调控”。

调控被认为是余姚腔的遗音。明代戏曲有四大声腔：海盐腔、余姚腔、昆山腔、弋阳腔。因地缘相近，新昌调腔被认为是余姚腔的唯一遗音。对这一点，学界多有争论。事实上，戏曲声腔是个很复杂的概念，由明代至今，不知多少风波变迁，说是“余音”尚可，若认为调控就是余姚腔，未免想当然。

与余姚腔的关系不能确指，但调控艺人与宁波艺人联系频繁却是可考的。调控团的老艺人石永彬说，新昌调腔、宁海平调与已经失传的“宁波昆曲”关系匪浅。据他回忆，解放

昆腔戏《义妖传》封面

前，调控团曾与“宁波昆”合班演出。一些昆腔曲牌在调控中还有所保留。

1957年，为了挽救濒危的调控，浙江省政府拨下专款，在新昌、嵊县精选了一批学员，由石永彬负责，办起了第一期新昌高腔培训班。除了邀请本地调控老师任教外，还专门从宁海平调请来旦角教师周名利传艺。

周名利当时是省里推荐的老师，有“八县第一”之誉，不仅会唱调控、平调，也会唱昆曲，熟悉很多本大戏。由他唱念，石永彬和方荣璋记谱，不仅教会了学员们几出平调大戏，还为调控团留下一批今天看来弥足珍贵的曲本。

保存至今的有一本《义妖传》（也称《白蛇传》），全是昆腔唱念。遗留篇目涉及许仙上山、青白二蛇上金山寺要人、水斗、断桥等主要段落，简谱、唱词、念白一一兼备，基本可以确认是“宁波昆腔”的遗本。石永彬说，上世纪70年代后，调控团曾根据此本复排过《白蛇传》，他依稀还记得其中唱腔。



今天的宁海平调以耍牙为特色。



“甬昆”也演调控

正如调控团会唱昆腔，“甬昆”也唱调控。据我市戏曲研究者孙仰芳调查，解放前，宁波曾有甬昆艺人为主的“和了班”，京剧、昆曲、调控、平调，什么都演。

据《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》记载，甬昆最富特色的是演唱伴有“和腔”，这是一般昆曲中所未见的。演员在台上演唱，后场人员在台后应声唱和，这原是调控的特点。“甬昆”中有个别折子，虽然在程式上仍按照传统的演法，在唱腔上却破例采用“和腔”，听众感到新鲜悦耳。不过，这种“和腔”与“调控”的帮腔不完全相同，它只和在一句或二、三句的唱词中，或上半句二、三个字后面。

据老艺人口述，解放前，许多甬昆艺人生活清苦，每到年终演戏歇年的时候，为了躲债，不敢回家，远避到新昌、嵊县去参加当地的戏班，以临时演出的收入糊口。而这些地方调控盛行，甬昆艺人就学到了很多调控戏文的唱法，带回宁波。

艺术上互相交流的结果是，甬昆传统剧目中的折子掺和了调控；同时，调控团

统戏曲中的折子，也开始采用昆曲曲牌演唱。例如甬昆《琵琶记》和《芒碭山·起解》中，都用调控配和。而调控中的《还金镯·哭魁》《义忠烈·争朝·登基》和《春富贵·出洋·回洋》等，又都完全采用昆曲演唱，成为特色。

甬昆艺人兼学调控，意味着“变典雅唱词为通俗唱词，用整本戏、武戏代替折子戏、文戏”，其本意是丰富手段，更贴近观众，收效却呈两极化。

持剧烈反对意见的是上层士绅，他们认为调控不正规、出格，不能登大雅之堂。逢重要庙社戏，当办们会出规定“本会只演昆曲，不唱调控”。所以戏班到达演出场所时，先要向当办问清楚“开调不开调”。“开调”就是在演唱昆曲的同时掺演“调控”，“不开调”就是专唱昆曲。

甬昆艺人吸收兄弟剧种的特点，移花接木，取长补短，把调控融合在昆曲之中，无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。然而，“甬昆”的格调至此已经起了变化。孙仰芳说，到了后期，甬昆艺人以演出武戏为主，曲调节奏加快，从而失去昆曲特色。



宁海平调源出调控？

宁海平调与新昌调腔、宁波昆曲这两者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传统认为，宁海平调就是从新昌调腔中“化”出来的，因为新昌调腔的声音比较高，宁海的声音稍微平一点，就称“平调”。但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这么认为。

《宁海平调史》作者之一冯允千明确表示：“宁海平调和调控是同出山人，是姐妹的关系，不是派生关系。”另一位研究者徐忠杰也说：“一个剧种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，肯定会吸收兄弟剧种好的营养和元素，来丰富自己剧种的内涵。”

宁海地处宁波、台州、绍兴三地的交汇点，周边传统戏曲声腔繁盛。其中宁波昆曲、新昌调腔、台州高腔、台州乱弹、绍兴乱弹，甚至徽戏、京剧、婺剧、越剧等剧种对宁海平调在艺术上的完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“交融的过程中，很难说谁影响了谁”。从历史角度看，调控帮助宁海平调或许更多，而解放后，平调老师周名利“反哺”调控也是事实。

事物是变化发展的。宁波昆已不复存在，今天，在舞台上看到的新昌调腔、宁海平调之面貌也与我们的想象中的多有差别。上世纪初，绍兴大班，尤其是越剧的兴起夺走了大部分调控观众。到了解放前夕，调控已奄奄一息。当50年代袁雪芬等人提出抢救调控、组织汇演时，参加演出的老艺人据说统共只有十八颗牙齿。解

放后，调控团又几起几落，能保存到今天几乎是个奇迹。据新昌调控团的工作人员表示，在今人的努力，以及京剧界国家级艺术家的倾力相助下，该团现在能演十几出全本大戏、三十几出折子。

略有遗憾的是，3月29日在甬演出的调控《白蛇传》不是周名利先生留下的本子，而由调控团重新整理谱曲，全部演唱调控。程式上“闹洞房”一节展示土地矮子功为调控特色，其他方面则由更擅演《白蛇传》的浙江婺剧团老师作为技术指导。当提起“甬昆本”时，老艺人石永彬先生说：“昆腔本一直都在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争取把昆腔加上去，再复排一下。”

其实，宁海平调也保留大量的昆腔曲牌。前阵子在逸夫剧院演出的《金莲斩蛟》（原名《小金钱》）原是平调和昆班都擅长演出的剧目。《斩蛟》一折几乎全是昆曲曲牌，只是演唱的已经不再是昆腔，而由平调音乐代替。宁海平调与宁海越剧团长期以来“一套班子，两块牌子”，势必也有“越剧特色”加在平调上。

历史匆匆逝去，浙东剧种间的互相交流与影响从未停止。这影响，一定程度上会消磨自身特色，换个角度看，也会给对方带去“源头活水”。关键在如何选择，如何应用，取长补短，而这些问题，有赖于戏曲从业者的努力。

记者 顾嘉懿 文/摄

参考文献

《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》苏州市戏曲研究室
《宁海平调史》蒋中崎、沈煜生、冯允千
《宁海平调口述史》赵福莲